

蛇

类的养殖及利用

劳伯勋 著

【修订版】

SHÉ LÈI



DE YANGZHÌ JI LIYONG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蛇类的 养殖及利用

【修订版】

SHELEI DE

YANGZHI

JI LIYONG

劳伯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蛇类的养殖及利用/劳伯勋编著. -2 版.-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4

ISBN 7-5337-1670-1

I. 蛇… II. 劳… III. ①蛇目-饲养管理②蛇目-综合利用 IV. S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2967 号

*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 1 号新闻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230063)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5 插页:5 字数:227 千

2000 年 5 月第 7 次印刷

印数:5 000

ISBN 7-5337-1670-1/S · 288 定价:13.80 元

(本书如有倒装、缺页等问题请向本社发行科调换)



内 容 提 要

蛇一身是宝，作为宴席名菜，历来为南方人所青睐；蛇皮制成的箱包、领带、皮鞋，风行于全世界；药用价值珍贵的蛇毒，其市场价格超过黄金；蛇干、蛇胆、蛇蜕、蛇血、蛇骨，均可入药。

随着人们对蛇类需求的增长，捕捉自然界的蛇已难以满足需要，养蛇作为群众致富的新兴养殖业，正在各地兴起。其投资小、收益大，养蛇致富者逐年增多。

本书作者劳伯勋先生系国内著名的蛇类研究专家，他指导群众养蛇致富、成绩卓著。

本书系统介绍蛇类的养殖及利用，包括经济蛇种介绍、捕蛇技术、种蛇的获得及装运、蛇场蛇窝的设计施工、蛇场四季工作历、蛇类的食性、繁殖、幼蛇饲养、蛇病防治、越冬技术、综合利用、蛇毒的采取、等等。凡养蛇过程中的问题，均可从本书中找到答案。对初学养蛇者是理想入门书，对蛇场及养蛇专业户提高专业技术极有帮助。对从事其他动物养殖（如养鳄鱼）的朋友也有一定的启迪。



人工孵化的眼镜蛇出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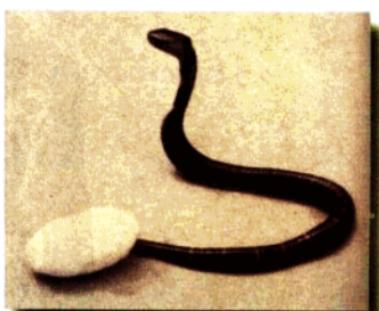
利齿破壳



初探世界



展筋舒骨



走向自然



正在蜕皮中的蛇，
显得很温顺



同是眼镜蛇、体色却大不相同

五步蛇



蛇吞蛇并非奇观



蛇头特写镜头：
伸出的舌头是它的嗅觉器官



五步蛇

百花锦蛇



五步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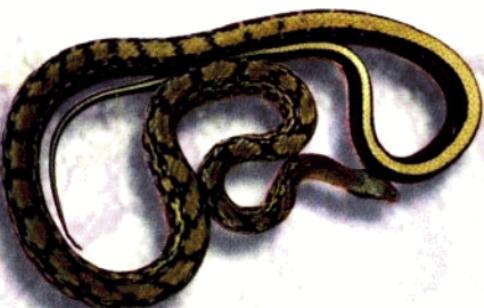


五步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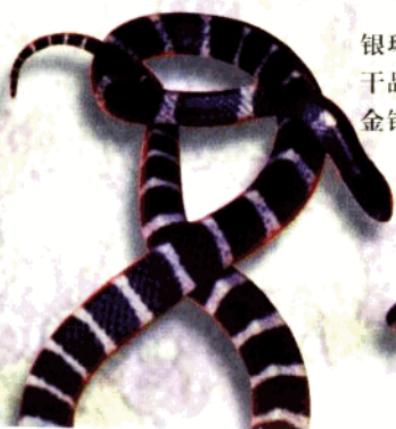


蝰蛇

黑眉锦蛇——俗名“家蛇”，是灭鼠的能手。



银环蛇剧毒，其幼蛇
干品为名贵中药材
金钱白花蛇



金环蛇剧毒，药用食用俱佳





长方形的铁丝蛇笼容量大，便于运输



广州市市场上进口的泰国蛇



施工中的蛇场一角



作者与秦牧先生在江西三清山考察



作者在秦宅和秦牧先生亲切交谈



序 言

中国蛇协名誉会长

中国蛇伤学会副主任委员 谭新华

湖南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蛇类的养殖及利用》是劳伯勋教授长期从事养蛇技术研究及蛇类开发利用的力作。本书1990年初版时即蒙作者赠阅，捧读之余，获益良多。当养蛇人向我咨询时则力荐此书。奈本书数年间虽先后4次印刷均销售一空，至今觅此书者仍众，足见此书之深受欢迎。

作为地球上一族元老动物的蛇类，与人类关系颇为密切。由于在民间流传着关于此物的许多神奇、美丽乃至恐怖的传说和故事，因此蛇在人们的心理上总有几分神秘、几分恐惧，乃至几分憎恶。其实蛇对人类益多于害，乃人类之友。光就它灭鼠的本事就赢得了“无脚猫”的美称，它捕鼠有更胜于猫的能耐。以往台湾有个碾米厂的老板苦于老鼠糟蹋粮食而损失不小，于是蓄猫捕鼠，可是猫对那些钻入麻袋和弯曲小洞的鼠却只能干瞪眼。后来他请出了蛇，蛇利用自身体躯细长弯曲自如的特点，一下子就把鼠辈的凶焰打了下去。时至今日，广州市郊鉴于鼠类破坏农作物十分猖獗，乃放蛇灭鼠，让这些“无脚猫”在灭鼠护粮上立下赫赫战功。蛇除了在维持大自然的生

态平衡构成重要的一环外,它全身是宝,可供医用、食用、工艺观赏用,蛇毒还被誉为“天然药库”。因此,在保护它的同时,通过合理开发进而成为一条致富门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各地对蛇类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各地的养蛇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但都面临一系列技术难题。因此,出版高水平的既有理论知识又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书籍进行技术指导,乃是科学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急须。

劳伯勋教授和我相交已 20 余年,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从事蛇类养殖的实践和研究始于 70 年代中期,在浙江医科大学蛇研组工作,后到暨南大学继续从事养蛇技术的研究,并先后扶植帮助社会上办起了一些养蛇技术研究所和建立起许多研究网点。他编著的《蛇类的养殖及利用》一书,是国内较早的关于蛇类养殖技术的专著,是他长期从事蛇类研究和养殖技术的经验总结,智慧的结晶。该书融入了他长期研究的成果,汇入了他多年积累的丰富资料。本书出版前,劳君曾用它作为蛇类养殖的专业培训教材,既培训了众多的养蛇专业户,又检验与丰富了本书。初版后广东省高教局于 1991 年组织专家鉴定后确认属重大科研成果,同年 12 月《中国技术成果大全》以“技术水平:国内先进”向全国公布推荐。此次劳君将全书修订,增入了他近年的科研成果,增写了《让养蛇业引发一场技术革命》一文,从我国养蛇的历史和现状入手,大胆提出养蛇工厂化、集约化的新思路;并就其中一系列技术问题,如现代化管理、人工饵料、繁殖幼蛇至成蛇的配套技术、合理利用资源发挥更大经济效益等进行深入论证,从战略高度研讨了蛇类的规模化大生产问题,使蛇类的养殖及利用跃上新的更高

层次，无疑这是对养蛇科学的一大贡献。

本书内容新颖，资料翔实，切合国情，切合实用，养蛇专业户一书在手犹如握着一柄金钥匙，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而对一般读者来说也是一本优秀的科普读物，它娓娓道来，趣味无穷，既增进了知识，又提高了保护生态、珍惜资源的认识。

值此书修订版付印之际，作为同行，我谨表示祝贺之意，并期望蛇类养殖业的朋友们从中获得有益的启发，促进养蛇业的大发展！

1997.7 于湖南长沙

秦牧嘱我当“蛇王”

——代前言

“这次去泰国访问了一个鳄鱼养殖场，那里有个闻名世界的鳄鱼大王，他就是泰籍华裔杨海泉先生。从泰国的鳄鱼大王想到，我希望你能从科研走向生产，将科研转为生产力，当‘蛇的大王’”。真是石破天惊，著名的散文大师秦牧先生于1988年秋给我讲了上述那席话。

那天，秦老将一本精美画册《泰国北榄鳄鱼湖》送给我，并将鳄鱼大王——泰国鳄鱼养殖业的开创者杨海泉先生的业绩详加介绍，使我深铭于心。

“当蛇的大王”，在秦老的积极支持下，终于使这一设想由孕育而至诞生，经过数年的努力，从1992年在广州郊办起了第一个养蛇技术研究所后，并相继在国内多处蛇场中建立了研究基地，并和一些教授专家协作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工作，将养蛇技术的研究工作推向深入。

秦老对我们研究工作始终给予关怀。除了见面时详细了解研究情况外，还写信或电话询问。正当他时刻关怀着我的工作的进展时，突然于1992年10月14日逝世。这使我无限悲痛。他对我的鼓励和教导，永远是鞭策我在事业上奋进的无限

力量。

我整理秦老给我的信件,经统计,自1980年以来,秦老来信多达百封,还有他赠给我的大批著作和纪念品等。在他的信中时有这样的鼓励和鞭策:

伯勤 四五:

小郎勿以其他不“文道酬勤”。与之能够行路
成绩。 祝你。
秦牧 9/10
信

这些,记录着一代哲人对后学者的关怀和栽培。从秦牧先生的手书和遗赠中,往事历历,涌现于我的脑海。

由于我对秦老的道德文章由衷敬佩,1980年我就和他开始通信。1980年冬,我由浙江调到广州工作后,我们接触的机会更多了。通过几十次过访和联袂出访江西三清山,我们的友情就更加深厚了。

我虽多年在大学里从事蛇类的研究,特别是养蛇技术的研究,但我也酷爱文学。对文学、生物学的共同爱好和志趣,及对一些事物的共识,成了维系我们之间感情的纽带。

志趣相投,赤诚相待增进了我们的情谊,彼此涉笔时也会提到对方。

在秦老的著作《翡翠路》一书中,收有一篇《〈蛇国探秘〉序》。该文自《科普创作》杂志刊登后,《新华文摘》又及时收录。

这篇序文，是秦老为我的那本耗时 5 年写成、反映我科研生活的文艺作品《蛇国探秘》而写的，该书融汇了我的许多调研所得，包括在科研中的创造发明，有些发明创造在国内外是最新的科研成果。

在《〈蛇国探秘〉序》中，秦老介绍了我的“蛇迷”生涯，并说：“我乐意给这本《蛇国探秘》作序，原因是，这本书在写得谈笑风生，趣味洋溢方面，颇有它的特色，而科学性又很高。所以能够这样，正是因为作者劳伯勋同志，本身既是一位科学工作者，又酷爱文学，较擅长于运用文学手段写作科学文艺的缘故”。他对全书的成功之处分析后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读这本《蛇国探秘》的时候，觉得不但不吃力，而且颇有一种乘船顺流而下，一泻千里的快感。”

在《〈蛇国探秘〉序》中，秦老提出“科学家多学点文学，作家多学点科学”。并说“我以为《蛇国探秘》这样的科普读物是比较成功的。看到一批批新的科普作家在成长起来，的确是令人高兴的事。我们期望有更多的科学工作者跨进科学文艺创作的领域。”他将《蛇国探秘》作为“科学家多学点文学”的“比较成功”的作品推荐给读者。文学和科学应相互渗透和交融，这在他介绍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时，题在介绍人意见栏中的又一次作了表达：“劳伯勋同志从事科普创作和大学生物教育有年，他出版的科学文艺《花草杂谈》、《蛇国探秘》、《南国花讯》都很有水平，作协需要吸收科普作家入会，特为介绍”。正由于《蛇国探秘》是我得到秦老指教，出版后颇受读者青睐。自 1984 年问世后，至 1990 年连续印刷 3 次仍供不应求。

《〈蛇国探秘〉序》中，秦老还介绍我“探秘”“蛇国”的历史。如果说他在写《〈蛇国探秘〉序》时对我的蛇类研究有了了解的

话,那么他的《哲人的爱》一书中的《访养蛇人家》,便是更进一步的了解了。《访养蛇人家》一文,秦老用同一题材写过数篇,发表于国内及港澳的报刊上,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后来他又给我作为“代序”刊于我出版的专著《蛇类的养殖及利用》初版本上。

在《访养蛇人家》一文中,秦老介绍了在1987年秋,他和夫人紫风女士接受江西省三清山的邀请,并在我陪同下顺道访问了我的两个学生的情况。这两位是我面向全国举办的养蛇技术函授班的学生。当时,他们在这里合办一个蛇场,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秦老在文中说:“当我们一行人穿过村落时,我惊异地发现,有个老头子竟喊起老劳的名字来。原来养蛇场的建立在乡村里引起了震动,许多人都打听技术指导是怎样一个人,这样,老劳的姓名就在乡村里传开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的新型关系,在这里让人们又看到了一个范例。”

对我进行的养蛇研究工作,秦老也给予多方的支持和关心。这儿,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就可以说明。例如他知道我渴望了解国外的养蛇情况,当他访问泰国时,便到处为我找寻有关养蛇的书籍。归国后他给我的信中说:“养蛇的书没有买到,因为自己找,托人找都寻不着”;有次他从香港报纸见到一条关于蛇的信息,便剪下报纸在信中附来供我参考;一次他访问梧州归来,来信中又说带来一条蛇将相赠……,至于在其他场合的交谈、来信及打电话中,他常常关切地问我养蛇研究的情形。

对于我在科研上所取得的每一成绩,秦老总是热情鼓励和支持,他在给我的信中说:“野生动物大养殖业的兴起和发